



时殷弘 主编

★〔澳〕杰弗里·布莱内 著

战争的原因

THE CAUSES OF WAR



商务印书馆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战争的原因

〔澳〕杰弗里·布莱内 著

时殷弘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的原因/[澳]布莱内著,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ISBN 978-7-100-05831-5

I. 战… II. ①布… ②时… III. 战争理论—研究
IV. 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267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战争的原因

[澳] 杰弗里·布莱内 著

时殷弘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831-5

2011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½

定价: 35.00 元

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根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88 年版译出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The Causes of War*, 3rd edition by Geoffrey Blainey.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s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the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总序

战争是历史最悠久、往往也最重要的人类行为方式之一,而且在它与最为基本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即和平之间,有着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内在联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是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人类心理等类基本动因的复杂作用下(1)战争的酝酿和形成;(2)战争的进行和操作;(3)和平的缔造和维持;(4)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展开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具体性质的塑造以及上述所有基本动因的演化。

与此同时,关于战争的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不仅一向在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随着对于战争与和平两者的一体性探究的进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理论。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综合认识、动员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国家资源,在此前提下确定(1)如何维持有利的和平或准备必要的战争;(2)如何在确保本国总的战后处境优于战前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意义上)打赢战争;(3)如何为了实现国家的根本政治目的而缔造有利的和尽可能稳定的战后和平。它们的基石,则在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战略思考和实践,而对这些可谓构成了人类政治最悠久传统之一的行为方式的微观和宏观阐释,提供了关于政治行为和治国方略的学问的一大关键内容。

从克劳塞维茨开始,无论是以抽象和普遍的思想理论形态,还是以具体和特殊的历史考察方式,凡就和平、战争和战略分别所做的真正优秀的探究,都基于对这三者的一体化理解。如此的探究总是深入到具体的政治方针、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的表层下面,探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和平、战

2 战争的原因

争和战略,考察它们的统一构造和内在动力,揭示它们与它们以外的整个社会/政治存在的联系。这就是实际上由克劳塞维茨首次开启的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的总体视野和总体分析。它们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得到了辉煌的创造性发展,也在一些非常优秀的西方战争史和战略史著作中得到了杰出的体现。

正如第一流的战略史家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言,“只有研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于具体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历史考察得到,而纯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就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比战略更广泛、更基本的范畴而言同样如此。然而,这样的历史考察不同于一般的史事叙说,它以理论性思考之始终不渝的主导作用和战略主题之首尾一贯的“聚焦”效应为特征,其很大部分目的就在于揭示“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

作为有机整体的统一运动,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等类基本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和平、战争和战略三者形成并展示其动能和机理:这就是本套译丛的主题,一个以活生生的历史去展现和说明的主题。本译丛由皆可称为经典或至少准经典的当代名著组成,它们的作者皆为战争史、战略史、战略理论、国际政治理论或者政治理论思想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有的人甚至是其所在专业领域的当代泰斗。不仅如此,这些著作大多是他们的最重要代表作。可以相信,在当今中国,由于显而易见和非同小可的政治、社会和学术需要,翻译出版本套译丛既具有不应低估的学理意义,也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价值。

时殷弘

2007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三版前言·····	1
第一版前言·····	3

第一篇 和平之谜

第一章 超越理解的和平·····	9
第二章 天堂是个市场 ·····	22

第二篇 战争网络

第三章 关于一场正在到来的战争的梦幻 ·····	37
第四章 水鸟相打之际 ·····	56
第五章 守灵战争和替罪羊战争 ·····	65
第六章 战争资金与开战激情 ·····	82
第七章 战争日历 ·····	91
第八章 力量算盘·····	100

第三篇 难以捉摸的好战者

第九章 事故性战争·····	117
第十章 目的与战争·····	133
第十一章 永远可耻的一天·····	142

第四篇 战争的多种形态

第十二章 黑海世仇·····	159
----------------	-----

2 战争的原因

第十三章 漫长的战争 167

第十四章 较短暂的战争 184

第十五章 战争扩大之谜 203

第十六章 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 216

结 论

第十七章 核时代的神话 237

第十八章 战争、和平与中立 257

缩写语 262

注释 263

参考文献选录 280

索引 290

第三版前言

vii

在本书出版往后的 15 年里,它似乎已成了就战争与和平的原因而论被特别广泛地援引的书籍之一。我从讨论中学到了许多。我尤其接受这么一项批评:本书极少提供关于核战争的直接评论,同时它假定从骑兵时代以来,战争的原因依然基本如故。我依然相信战争的原因,甚至战争的性质尚未被核武器的问世急剧改变。在书末新添的一章内,我论辩而非像先前那样请人接受一个论断,即在国际关系中,1945 年以来的岁月里连续甚于断裂。另一方面,我已从我早先关于未来核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长短的看法后退。在第一版内,我过于强调“在核时代一场全面战争——如果它爆发的话——大概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尽管我仍旧将一场漫长的核战争视作可能,但我并不认为按照现存证据它更有可能旷日持久而非为时短暂:漫长的和短暂的核战争都是可能的。

本书第一版的某些批评者论辩道,1941 年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的行为和预期很可否定其主要结论之一,因而否定我的论说的整个框架。与此相似,1942 年新加坡陷落前夕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预期被某些人说成与我关于战争原因的论辩截然相反。因此,我仔细地考察了这些事件,并且为回应批评,从日本与其最终对手之一澳大利亚的视野写了一则详细的故事,一直导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则故事见于本书的一个在 1977 年刊行的澳大利亚简装版,它的一个稍加减缩的形态作为第 16 章见于本版。

本书的论辩依存于它那些互相吻合的结论。有如一座建筑的框架,只需一根主梁脱位或倾覆,整座大厦便轰然倒塌。我相信,这座大厦仍然屹立如初;而且,论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 16 章和论说核时代的第 17 章

viii

2 战争的原因

全都契合初版的框架。

杰弗里·布莱内

1987 年 6 月于墨尔本大学

第一版前言

ix

本书基于对 1700 年以来发生的所有国际战争的一番概览。它论辩在战争与和平之中有着一向被忽视的富有启迪的模式和线索。由于本书更像一部知识性探究故事而非叙事史,因而这前言眼下可以(如果希望如此)被忽视,并被当作一篇结语来读。

分析战争就是进入一个业已充斥种种根深蒂固的前提假设的领域,它们都是关于国家为何打仗的。在此领域内,彼此矛盾的观念看来和平共存,相安无事。成百上千的书籍和文章提出它们各自的解释而无视其他解释。在历史学家——他们比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或任何其他学科的成员就战争写得更多——中间,大多数争论围绕特定战争的详细原因,而非围绕较宽泛的前提假设。关于战争的某些广为流行的一般论断从未得到辩论。它们被出自本能地拒绝或接受,因为它们违背或符合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容忍对战争的不正确解释就是阻碍探寻更好的解释。本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迫使彼此矛盾的战争理论彼此面对,互争高下,或至少迫使它们面对证据。在那些看来受损或被毁的解释中间,有着起初令我确信的东西。

本书第一部分指出关于和平的流行解释包含的弱点。书的第二部分审视在决定一国立意打仗或不打仗方面通常显要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的总的影响在题为“力量算盘”的一章里得到概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赞誉、谴责和派性如何产生种种误导人的战争理论。因为,下述命题差不多成了教条,那就是每场战争都必须完全或主要归咎于一国或一国内的一个集团,而这教条反映在关于越南战争之缘由的徒劳无益的国际辩论中。^x相反,战争与和平是一种关系的互相交替的各阶段,在其中彼此敌对的国

4 战争的原因

家必须被视作一对。认识这关系,就会损伤某些最有影响的战争理论,连同某些最为流行的往昔战争意象:例如这看来损伤了美国对珍珠港事件的解释,俄国对资本主义乃战争制造者的强调,还有核武器问世以来已变得流行的事故性战争理论。

本书的第四部分试图回答关于“战争诸形态”的种种问题。什么使得两国之间的仇杀战争持续很长时间?什么因素造就与两国战争大为不同的全面战争或世界战争?什么因素趋于使战争为时或长或短?关于这些问题在任何地方已发表的文字皆属凤毛麟角,然而其中每个问题都与那更广泛的问题即什么导致战争与和平紧密相关。为何某些战争旷日持久而另一些战争为时短暂:这一被忽视了的谜乃是战争与和平之谜的核心。例如,探究为何某些战争仅仅持续一个月,无非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终止了战争的影响因素;概览什么终止了战争当然就是审视那些招致了和平的影响因素;而审视和平的缘由本质上就是将战争的缘由颠倒过来。本书的最后部分提出一项激进的结论,即战争的开始、战争的延续、战争的结束以及平时期的延续或缩短全都有同一个因果框架。同一个解释框架和同一些因素在理解战争与和平之链的每个环节上都至关紧要。

这些环节中间,最富有启迪的大概是和平的发生;它甚至提供了洞察战争原因的启示。乍看来,这提法似乎显得荒唐,但它无非是下述说法的另一种方式,即战争变为和平本质上是和平变为战争的反转。导致国家不再彼此交战的原因在解释国家为何开始彼此交战方面必定是适切的。和平的发生大抵遭到那些研究战争原因的人忽视;然而,它较少受到扭曲性的宣传和激情的影响,因而较容易予以分析。

本书的结论之一在于,历史研究提供了导向理解战争的根本线索。核武器并未急剧改变国际关系。在过去两个半世纪里的每一代人当中,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独一无二,因而不可能从往昔学到什么;然而,他们的信念被证明是错的。虽然每一场战争和每一代战争方式都有非同寻常或独特无双的特征,但类似的因素看来占上风。审视一长串战争和多个和平时代有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那就是发现在核时代被广泛持

有的观点和论辩大多有其老祖宗。然而,考察 1700 至 1970 年期间的大量战争的主要好处,在于一般命题和假设能容易得到检验。这么一种检验很少被应用。^{*} 甚至一个在战争原因探究上花费了百万美元的研究基金会,也往往喜欢钓取历史实例,将其当作它的理论的“例解”。

最后要就定义说几句。在史事叙述中,从头到尾“战争”与“和平”皆指国际的战争与和平。内战只是在它们显得影响了国际战争的时候才得到讨论。不过,有时内战与国际战争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虽然 1861 至 1865 年在北美打的战争人称美国内战,但假如搞分裂的南部邦联获胜,它就不会被如此命名。由于它作为两个主权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而开始,其中每个都有从总统到司法部门和军队在内的全套政府机器,因而我宁可将它归类为国际战争。正如要将国际战争与内战区分开来并非总是容易,要界定和平何时结束和战争何时开始亦非从无困难。1963 至 1966 年的马来人 - 印度尼西亚人冲突既可被称作一场微型战争,也可被称作一个被扰乱的和平时期;然而,740 人死亡表明,它或许应被称作一场小战争。对一个定义而非另一个定义的偏好并不显得影响我的论辩路径。 xii

本书内容涵盖的地域也未清楚地予以界定。假如像最初打算的那样限于欧洲的战争,它本会简明些,然而不将北美、中国、日本和许多欧洲殖民地考虑进来,就不可能分析在欧洲的战争与和平。书中讨论的第一场战争,是 1700 年瑞典跨越狭窄海域侵入丹麦。被谈及的最后一场战争是 1971 年在孟加拉湾顶部的印度入侵。在这两端之间有过近乎 100 场战争,它们在时空上广为分散,但大有共性可言。

在就此主题劳作期间,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就有机会讨论本书内提出的种种论点(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某些未经提出的论点)而言,我感谢 K. S. 英格利斯、F. B. 史密斯和在堪培拉的沃伦·伦农中校,也感

^{*} 许多广泛的检验将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梅尔文·斯莫尔和 J. 戴维·辛格之类学者加以应用。这句话在 1973 年是个公允的评论,但在 1987 年不是。

6 战争的原因

谢在墨尔本大学的马克斯·查尔斯沃思、J. P. 福格蒂、R. D. 弗里曼、A. 霍加尔特、P. 琼森、D. F. 麦凯、D. E. 肯尼迪、J. R. 波因特、J. 雷蒙伊和 A. G. 汤普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阿瑟·伯恩斯阅读了大多数章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加慷慨的鼓励,它们难能可贵。

我也感谢墨尔本大学贝利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提供了帮助,从即刻翻译一页俄文资料到购买不见于澳大利亚的绝版书;感谢 J. 埃德加夫人,她打字誊写了手稿;感谢《历史研究》编委会,因为它允许再次发表第 5 章,该章大部分于 1971 年 10 月载于该刊。

杰弗里·布莱内

1972 年 2 月于墨尔本大学

第一篇 和平之谜

第一章 超越理解的和平

3

—

在每一千页就战争原因发表的论著中,直接谈论和平原因的不到一页。然而,战争原因与和平原因在逻辑上应当是彼此衔接的。关于欧洲为何和平的解释不足将导致关于欧洲为何打仗的解释不足。对战争的正确诊断将反映在对和平的正确诊断中。

研究国际和平的一个障碍或许在于一个广泛持有的前提假设,即它是正常状态。然而,这个假设是不准确的。有才华的美国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一度曾忙于计算某些欧洲主要国家花费在战争上的年数。他发现,他的出生地俄国在先前一千年里只经历过四分之一一个世纪的和平岁月。在其他每个为期 25 年的时期里,她都缠身于起码一场对外战争。他估计,自公元 901 年往后,俄国每一百年里就有 46 年在打仗。对那些评论道“我一向认为俄国人特别好战”的人来说,索罗金的考察并不令人宽慰。他发现自征服者威廉往后,英国每一百年里有 56 年在欧洲或热带地区的某处打仗。西班牙经历了甚至更多战争岁月。*

缺乏对和平原因的详细分析还有另一个原因。就历史学家们来说,

* 用这些数字去衡量不同国家的好战性或尚武性是危险的。如索罗金本人指出的那样,应当审慎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数字并未将大战争与小战争区分开来,或将仅仅持续几个月的战争与打了多年的战争区分开来。不仅如此,与只面对一个邻邦的国家相比,一个与多个别国接壤的国家,或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国家,更有可能从事战争。不过,他的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战争一向比通常相信的更为频繁。